

Brother Dear 亲爱的弟弟

By [Xanthe](#)

Translated by racifer

Summary:

Holmes 弟弟 错综复杂的线条中藏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

Notes:

- A translation of Brother Dear by Xanthe.

这是我第篇 Sherlock 同人。我画着 Sherlock/Mycroft 兄弟 对看他在空
椅里的那段是增加头于我得写这故事时间设在 301之前所如
果你看 这的话会有难懂。

我得 说我也喜欢世界！ *笑*

感谢daasgrll的校对 对感谢 Jacci, Flyingnorth and Glorial的倾心感谢 Marlishash超
赞的封面大图点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1120995>

Sherlock 白桦现在 紧的肌肉绷紧当 塞维里 人的鞭抽 在他肩上的时候起一
阵抖。Mycroft 靠椅上交叉腿安坐着眼前景象开始有意思起来。
。

Sherlock 光脚上身裸被根子之 闻的铁锁 在间 扣在他腕上厚重的铁铐
锁得死紧看 起来很疼。事实上，它们的确实——Mycroft 知道这点，因为就是他
把它们铐在 Sherlock 的手腕上。他 审问夺 了两天的睡眠 这 给 Mycroft 提供充
足的时间来证明他的逃脱全 面部署成。然而不必着急——Mycroft 很奇 Sherlock 会
怎样规 在的困境之中脱身，他并不想让自己 的弟弟 展现他的天才。Sherlock 并像他
的那 样聪明，但他也能时 闪现出 些才华，足贵玩。

啪的一声响，Sherlock 弓起背然后重新起身，肩膀 慢 现出一道深色的
血痕。从 Mycroft 坐的地可以完美地观察到 他弟弟 苍白的身体上沁出了一层汗，从
发滴 下。又一鞭落下，Sherlock 向后仰起头，让他头 发显得颜色更深。

在 Sherlock 离开的这两年中他 乱蓬 的短发长 了，而且更加乱，但出于某些原因——
大概是决心——他没 留起一把细髯。脸上的胡须大概只有两天没刮的度，可以
从中推出他被抓到的时间有间 他没 时间 剪头发.....Mycroft 忍住了自己不赞同
的啧啧声，这不符合他现在扮演的角色，但他一度几乎难以忍住这冲动。

Sherlock 咬痛的呻吟引回了他的注意，忍被打 时，Sherlock 会不由自主地发出闷哼，也
会流汗，但他从未喊 是求饶。Mycroft 从过去的经历中知道这点，但他一向
认为 Sherlock 只会对自己 这样：Sherlock 绝不想在哥哥 的面前表现得像是难以面对躯体伤痛

的样。然而，现在Sherlock只身在单间里，以为的摔者，他没有理由这样隐忍，除非……

Mycroft发出一声极微的叹息。他以为自己的存在神不知鬼不觉，因为Sherlock的神智无疑已经因为摔打而睡眠而模糊不清，但显然Sherlock知道自己的哥就在这间屋子里。要不然，他怎么会如此不羞地展示自己，如此熟练地甩起他被汗水浸湿的头卷发，假无意甩起迎合落下的鞭子？显然他是做给那全然不懂摔打艺术的塞尔维亚暴徒看的。Mycroft真从他那儿抢过鞭子，给他展示一下该怎么做，但他现在没心情容自己弟的做戏。

又一道血染上了Sherlock的背。他仰起头，然后痛苦地歪头低下头。Mycroft翻了个白眼。他们两个谁会先结束这场游戏，虽然两人都应当乐在其中。那个塞尔维亚人那知情参与在两兄弟的秘密游戏之间的家伙，让这场增加了份特殊的刺激。Mycroft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个。

塞尔维亚人偶尔有些毫端意的威胁，然后扔下鞭子，重新握紧了拳头。Mycroft知道拳头透肉砸骨的撞击会让那更开心——鞭子对他来说还是精细的开具了。Sherlock线条流畅敦厚的身体承受着不断的重击，塞尔维亚人雨点般的拳头重重地打在他的身上。Mycroft无聊想着Sherlock是怎么在两年的消失保持着的嘶哑耐力的。因为他的身体仍处于颤抖状态。至少这意味着Mycroft不必担心该如何告诉Mummy他的亲宝贝儿子健康状况不佳。他会被无穷无尽的念叨伤心压死的这场灾难很开心能躲过去。

然而，那塞尔维亚人的拳头必定还是造成些许伤害。Sherlock习惯了鞭打，但Mycroft从没用过拳头这么猛烈的揍来对付自己的弟。Mycroft在思索要不要介入，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都在其中游戏的时间稍长些没有什么伤害。他依旧好奇Sherlock打算怎样规定的困境中脱身，而塞尔维亚人的拳头在Sherlock的背上留下了几处颇为有趣的淤青。Mycroft从前就没见过Sherlock挨过这个。他知道弟还能撑多久。或许等他之后单独相处的时候，他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

塞尔维亚人显然发现了连自己的拳头伤害也太小，于是拎起了一根锈的镣铐，Mycroft稍稍直起身。接下来的场景值得期待……但Mycroft实在太熟悉自己弟的虚荣心了，直接推测出了他下一步的举动。这可真是丢人在他们都很享受的时候这样做。Sherlock轻声嘟囔了些话，让那人迟疑地停了手，然后Sherlock开始变本加厉地炫耀起来，把那榆木脑袋的塞尔维亚人从左到右从里到外推了一遍，就好像他们能有什么新鲜一样。塞尔维亚人旋风般冲出了屋子，还拿着手里的镣铐，大抵是回家去追求更加富于情绪化的家庭暴力了，而非留在这沉闷的岗位上。

Mycroft有些失望。让娱乐的过程草率结束真不体面，但Sherlock绝不会冒险让镣铐打坏他那完美精致的颧骨，所以这结局显然不可避免。

Mycroft端详了他弟半晌，享受地最后看他那伤痕累累的身体一眼。

“那么，我的朋友，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他用锋利的塞尔维亚语说道，让Sherlock知道现在只有他们独处一室：依旧并不安全，但只有他们。Mycroft从椅土站起来，又加了

一句：“你知道 找你费了多大周折。”这点 Mycroft深有感触；一言不发地推掉他所有的时间表，麻烦的程度着不小。毕竟，国家是会自己运行的——它需要Mycroft，坐在伦敦中心的阴影中计划，使其保持安全和持续繁荣。毕竟，幕后总要有入牵线操纵，不是吗。

Mycroft不急不缓地踱步到Sherlock身前 更像是在享受沉重的 靴踏 在石头地板上发出的声响。他喜欢 需要伪装的工作，也 厌恶 自出 外勤，但Sherlock的审出 人意料的愉悦，面临结束 让他几乎 感到伤感了他 允许自己 最后放纵一次，抓住 Sherlock汗湿 的黑色卷发 向后扯去，让他抬起了头这 至少，是他 熟悉的领域——他们曾经这样做过，很多次，只有他们 两个在他 伦敦公寓 里的特定的 房间里那 房间在过去 的两年中一直锁着。手中满满 握着大 把Sherlock的头发，Mycroft惊讶于这 给他带来的感官享受 这是不同的 新的一种 近乎愉悦 的刺激。他 品味了一阵这感觉 然后欺身向前直 对着 Sherlock的耳朵——这一次是用英语——说道：

“现在我说 ——伦敦 有个 地下恐网 络在活动，即将 发动 大规模袭击。抱歉，假期结束了亲爱的弟弟 回贝克街 来，Sherlock Holmes。”

Sherlock嘴角 上挑，露出 一个细微 的笑容。Mycroft叹了口气：是时候带他烦人的 幼弟回家了。

逃离和交通工具 有些琐碎 的麻烦，但对付那些 愚蠢 的监 看守还是绰 有余的不 久之后他们就坐上一 架私人飞机——载英国护照——飞回伦敦。

Mycroft用机上的 设备洗了个 澡，让自己重新回归完美的定制西装中。洗掉 所有 塞尔缇痕迹的感觉 很舒服——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Sherlock这么喜欢 伪装 和地下工作，这 让他恶心。他去拿袖扣的手停在了 半空中他 本想戴那对 圣治 的袖扣，但或许现在的 场景 需要的是 完全不同的对这 是他 通常会做的事情，但Mycroft并不 介意偶尔让自己的规矩 变通一下，而且这很合适。于是他 拿出了自己 一直随身携带 的那只小的 镡子，打开来，红天鹅绒衬 上躺着对 白金袖扣。他的 指尖轻抚过它们，思忖 了几秒，然后戴了上去。这是个 正确的决定；他知道自己的弟弟 绝不会错过它们代表的意义。

他走进飞机 的休息室中，看到Sherlock正坐在 沙发上，刚洗 过澡，闻起来很 干净，虽然他的头发 还是很长，下巴上留着两天 长出的胡茬。Sherlock披着一件黑色丝绒晨衣，和他 白衬衫很 相称。他 只是 随意系了一下带子，胸前敞开着，露出几块淤青。

Sherlock一眼 看到那 对袖扣正如Mycroft所料，哼了一声。Mycroft假装 没听到，从一个抽屉中拿出一只黑色皮箱，放在咖啡桌 上打开，里面 整整齐齐 放着急救用品。他 习惯 把这些带在身边。Sherlock警觉地 看着他，但Mycroft只是 意味深长地 扬起一边眉毛，打了个 响指。

Sherlock叹息 一声，脱掉身上的 长袍，然后低下头，向他的 哥哥 展露出肩膀 上的伤，长长的黑色卷发遮住了他的 脸。Mycroft将抗菌 药膏 尽可能 轻柔地涂抹 在Sherlock的伤口上，但Sherlock还是时 皱起眉头上 完药之后还 责备地剜了他 一眼，就好像自己 挨打都是他错 一样。以后他会 就此行为好好 谈的 但不是 现在这件事 情都有惯例可循，而Mycroft恰好很 喜欢这些 例程序。

Mycroft 打了个哈欠，Sherlock 不情愿地躺下，让哥哥检查他的肋骨和锁骨，确保没有受伤。Mycroft 不急不缓，修长的手指轻柔而稳定地抚摸着弟弟的身体，在塞进人拳头落下的地方找到了几处伤疤，但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检查结束之后，他让 Sherlock 坐起来。

Sherlock 重新裹上自己的晨衣，Mycroft 推开急救箱，在他旁边坐下。在他们刚上飞机的时候，Sherlock 递给了他一根数据棒，Mycroft 把它交给助手打印出来。他疑心 Sherlock 在被刑讯的时候它藏了哪儿，但他不愿再细想下去了。这时候，他的助手厚的一摞纸放在桌子上，Mycroft 调整了下坐姿，开始读一份关于他弟弟在过去两年做了些什么的详细报告。

没过多久，他就感到 Sherlock 的脑袋熟悉的重量落在他大腿上。他可以推开他的弟弟，但他不自觉地做了和前一一样的事情，手指插进 Sherlock 柔软的深色卷发中，轻柔地把它们向后梳去。Sherlock 抬头朝他咧嘴一笑，好像在什么面赢过了他似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的确是。以后，Mycroft 会让他为此付出代价的。

Mycroft 没有分心，继续读着报告，梳理 Sherlock 头发的手没有停，也没再看那个让人省心的弟弟。等他再低头时，Sherlock 已经在大腿上沉沉地睡去了。Mycroft 有些不悦地哼了一声，把搭在沙发背上的毯子拿下来盖在他弟弟身上，然后轻轻给他掖好。

他们上一次独处还是两年前，Mycroft 感到自己的孤独感正随着弟弟归来一点一滴地散去。Sherlock 的存在带来了另外一些，几乎是同样强烈的情感，但孤独不在其列。

还是孩子的时候，Mycroft 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自己与其他的不同。他从未遇到一个能与他交流的，到了七岁的时候，孤独已经变成了一种寻常的存在，就像他第二层皮肤。在孩童天马行空的幻想之中，他时常会感到自己像个外星人，落到了他不可能融入的世界中。他发现了自己有着浩瀚无边的智慧能力，并开始试着了解人性，虽然他知道自己永远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学会了他得体的言行举止，学会说他的话。总而言之，成为他的一个成员，但同时明白这并不是。

然后，就在他已经习惯于自己的孤独之后，Sherlock 出现了——他早熟，不循理，桀骜不驯，令人烦恼，而且极为明显地情绪化。刚开始，Mycroft 只把他当成自己烦人的幼弟。他现在的想法——Sherlock 太惹人生气了。但随着 Sherlock 的长大，学会说话——还有争辩——之后，Mycroft 意识到自己错了。

Mycroft 七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有另一个与他相似的思想存在于这个世界。起初，他并不感到安慰，却感到了苦恼。他可能不会再孤独了，但现在他有了对手，他的存在让 Mycroft 显得不再那么特别，不再独一无二。

在他心底的某块阴暗秘密的地方，他会怨愤于 Sherlock 从没有受过独自一人、没有同类的感觉。因为他总有 Mycroft 在身边。他的幼弟总能抓住他的心，这让他又恨又爱。无论哪种都要求他同等的关注。当他拥有了 Sherlock 之后，他不再孤独，心中不再那样沉重。然而，当他拥有了 Sherlock 之后，也就有了一个紧随其后、心智相当的竞争者，和他争夺母亲的爱，成为刺让他疼痛的一根刺。

Mycroft修长的手指轻抚弟的头发，依旧阅读着手中的报告。这是如此漫长的两年。

~

Mycroft安排了一套符合Sherlock穿衣风格的衣服放在他的办公室，同时安排了个理发师等在那里，把Sherlock的脸刮干净，以及——很遗憾地——修整一下他那头可爱的卷发。

Sherlock休息好了，这也就意味着他的状态重新回满到了“极端欠揍”的状态。

“Mummy和Daddy怎么样了？”Sherlock问道，一边在理发椅上坐下，在酸痛的肩膀碰到硬皮革的时候皱了眉头。

“他们都很好。在你离开之时我已完全告知他们你的计划。Mummy认为整个世界都错待了你，她很难过，无论我如何向她解释这一切都是我的计划，她似乎都没能彻底明白它的必要性。”

“嗯哼，她太情绪化了。”Sherlock嫌弃地说道。

“恐怕这也是一项你从她那里遗传的特点。”Mycroft说道。

Sherlock果然如Mycroft所料，被这句话气得不行，而且他知道那场“谈话”已经迫在眉睫了。

理发师走了过去，熟练地把剪刀插进Sherlock长而湿润的卷发中。Mycroft想起厚重而滑润的发丝满满握了一手的感，不由得开口低声说道：

“你知道我喜欢你的头发长些，你可以留着。”

Sherlock盯着看了半晌，似乎在仔细思索着他的话，然后回头看了一眼理发师，指示道：“剪掉。”语气像是故意和Mycroft对着干。

一时安静无话，Sherlock的头发慢慢回到了原来的长度，他随手拿起一张纸看起来。而Mycroft又一次浏览过关于Sherlock的报告，确实已记住每一处细节。

打理完头发之后，Sherlock躺了下去，让理发师给他刮脸；身体的活动让他又一次皱起了眉。他把手里的报纸折起扔到一边，显然是看得无聊了。他们讨论了Sherlock破解Moriarty犯罪网络的任务：他弟做得很好，不过话说回来，Mycroft早知道会如此，所以他才会让他去做这些事——即使Sherlock有脑力不够的地方，他的决心和应变力也能弥补那些当然，Mycroft在他离开两年中时时刻刻留意着他，他一直知道Sherlock大概在哪儿，在做些什么，即使他们两年间一直没有见过面。如果Sherlock受重伤——或者更糟——的话，Mummy绝对会找他算账的。所以Mycroft得当个好哥哥，自始至终密切注意着Sherlock——这点考虑到Sherlock对伪装和计谋的热爱，往往不是件容易的事。

“无论如何，你现在安全了，”Mycroft说道，放下了手上的文件。

Sherlock阴恻恻地哼了一声作为回应，Mycroft知道是时候了。虽然他不习惯在他们进行“谈话”时有理发师在房间里，但他决定不再容忍Sherlock的任何荒唐的装腔作势。

“一句简单的‘谢谢你’不会让你太难受的。”他又难地说道，压抑着即将爆发的怒意。

“为什么？”Sherlock不耐烦地嘟哝道。

“为你的介入。以防你忘记，刑侦并非我的日常工作。”

Sherlock故作地拧出一脸吃痛的样子，从躺椅上坐了起来。“介入？你就是坐那儿看我被揍翻！”

戏剧化。Mycroft已经预料到了他的故作不解，说道：“我救了你。”

“是我救了我自己，”Sherlock懒懒道，“你怎么不能早点介入？”

Mycroft一句“然后毁掉所有的乐趣？”的反击已经到了舌尖，又让他生生咽了回去。他知道现在是时候说这么轻佻的回复。何况，Sherlock激荡的情绪已经让他漏掉了个明显的事实——即Mycroft根本就没有介入进去。Sherlock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他在让自己遭了那么多罪之后，才做出推理书中推论出房间。Sherlock本可以用智谋轻易摆脱掉那个塞尔维白痴，让他连一根手指头都碰不着他。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所以在事后全盘责备Mycroft实在并不公平。

但Mycroft可以原谅他，因为Sherlock还没准备好去平心静气检视那场塞维的审讯。那说穿了不过是一件他们两人放纵自己不寻常的品味的事情而已，和在Mycroft公寓里那间锁上的书房一样；但有第三方在场的时候，事情又迥然不同。这他们来说都是未经探索的崭新领域，而Sherlock正在努力消化这件事也许他真的因为Mycroft没有阻止那些折磨而伤了心，但他内心里的另一部必定在渴望着这方面进一步的探索，找到确切的究竟是这件事的哪一部分如此令人兴奋，重新体验到那种时刻的某种感觉。这些问题太过繁杂，需要反复思考，但那就是Mycroft的工作了——他掌控着这特别的游戏，如果和Sherlock一起讨论，只会破坏了接下来为他弟准备的事情。

“我总不能冒泄露身份的危险，是吗？”Mycroft回答道——这个完全符合逻辑的答案，没有任何能联系到他正想着的复杂事情。“那一切就都毁了。”

“你当时很享受。”Sherlock的脸上浮现出好奇的探究神色。他可不想轻易放过他。

“胡说。”Mycroft不屑地说道，明显不准备容忍他弟弟把这种特殊的话继续下去。

“绝对是乐在其中，”Sherlock毫不犹豫地說道，但他又躺了回去，显然自己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Mycroft明白他对这件事的迷恋，是把它归档整理，等待进一步分析。但是，现在是个好时机，所以他继续推进了话题。

Mycroft让他的助手拿来了他给Sherlock买的衣服。他完全清楚Sherlock的品味，而仔细欣赏过弟弟的体型也让他得以选择最合身的尺码。

“你觉得这件衬衫怎么样？”Sherlock问道，自鸣得意地打量着镜中的自己，明显是在等着赞美——Sherlock熟悉而无聊的虚荣心，这让Mycroft感到不耐烦起来。眼下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伦敦迫在眉睫的恐怖威胁。以及那衬衫完美地贴合着Sherlock的胸肌。他的确漂亮，而且自知如此。Mycroft一直觉得他像一匹情绪激昂的赛马，鼻孔张大，四肢修长，肌肉流畅，还有不服帖的深色鬓毛。他曾经对Sherlock提过一次，他的弟弟大笑起来——但显然还是挺受用这比喻的。

“那是什么？”Sherlock问道，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我的马童？”

Mycroft也笑起来，声音却更加危险莫测。“不，亲爱的弟弟，我当然，是你的驯马师。”

如果目光能杀人，Mycroft肯定会立毙当场。

但现在，Sherlock在这里，随着Mycroft的节奏而起舞：把Moriarty推到台前；允许自己一度名声扫地；欺骗友人们；放弃伦敦的生活，用两年的空闲到国外清洗Moriarty的犯罪网络；依Mycroft的指示回到伦敦，挫败他们尚未找出的恐怖阴谋……Sherlock最终总会照哥哥的话做，对Mycroft来说，本就应当如此。毕竟，他更年长，选择了超群显赫声名之外的权力与责任。不像Sherlock，他没有被成为世界的咨询侦探的些微兴奋所诱惑，而是选择了为女王和国家奉献终身，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Sherlock着迷于细小之处，而Mycroft能统观全局；Sherlock总是叛逆不羁，带着那孩子似的情绪，但Mycroft早已学会了克制自己的冲动。Mycroft不仅将自己视为Sherlock的老大哥，也是整个国家的老大哥。他是更高级的存在，必须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那些低级存在所处的庇护下，即便他们永远也会为此而感激他。

“还有，John Watson怎么样了？”Sherlock突然问道，Mycroft感到一阵熟悉的嫉妒袭上心头。不知何故，Sherlock设法发掘了其他的兴趣爱好，开始了段逃离自己哥哥的生活。在他刚开始试图这么做的时候，这引起了兄弟两个持续多年的严重不合。而现在，Mycroft已经接受了自己的陪伴不足以满足Sherlock、他弟弟需要那些低级存在的陪伴的事实。

“John？”Mycroft冷淡地说道。

“嗯哼——你见过他吗？”

“当然，我们每周五还相约去吃鱼和薯条呢，”Mycroft讽刺地回答道。Sherlock扫了他一眼，捕捉到了一丝嫉妒的踪迹，虽然Mycroft已经尽力隐藏。Mycroft当然知道John在哪里，在做什么，说什么，要去哪儿。关注他弟弟助手的诸般事宜也是Mycroft的分内事之一，他把Sherlock需要的信息递给他。Sherlock从镜子里瞥了他一眼。

“我想我会让John大吃一惊的，”他说道，“他肯定会很开心。”

“你这么想吗？”Mycroft忍住一声嘲讽的轻哼。Sherlock真像个小孩，以为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Mycroft把这一切归咎于Mummy——她在Sherlock小的时候该更严格些。

“嗯哼，拜訪一下 貝克街，也許——從蛋糕里跳出來。”

Sherlock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中，咧嘴笑起来，全然戏剧化地布置着他的伟大回归，而Mycroft总是喜欢戳破他白日梦的泡泡。

“貝克街？他已经不住那里了，怎么会呢？已经去了两年了，他在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仔细地斟酌了用词，希望能造成些伤害，但他低估了Sherlock傲慢和自我中心的程度——这一缺陷总能让Mycroft相当头疼。和Sherlock分开这么久之后，他已经忘了他能有多烦人。

“什么生活？我又不在。”Sherlock回答道，是真的很不明白似的。

显然，Sherlock已经全盘计划好了他的回归。Mycroft希望他会真的在考虑从蛋糕里跳出来，但如果他这样做了，Mycroft也不奇怪。即便如此，Mycroft还是在考虑是否要给他打个预防针。Sherlock像个孩子，通过以自我为主的儿童视角来接触这个世界，他太过沉浸于自己的臆想中，决然想不到可怜的、受骗了的John Watson可能会不欢迎他。

“也许我只要直接去找他就好了，”Sherlock说道，Mycroft真有些可怜他。

“你知道，可能你并不受欢迎呢，”他拙劣地道。

“不会的。”Sherlock肯定地说道。Mycroft认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了，Sherlock必须通过更艰难的方式对人性的增加一些了解。

Sherlock伸手穿上他的大衣——Mycroft一直留着它们，全部相同的款式，Sherlock很高兴能重新披上它。

“多谢。”他说道，Mycroft知道这不是为这件大衣而说的，而是迟到的为在塞维利亚周密筹备的营救行动而说的。“Blud，”Sherlock用暧昧的语调加了这么一句，那是个古英语词汇，字面的意思是“血亲兄弟”。他们在小的时候曾经互相这样称呼，而Mycroft不得不承认再次听到弟弟说出这亲密的词语时感到一阵温暖。当然，鉴于他们最近在Serbia的做为，Sherlock更可能是故意使用了这个词，暗指斯芬神话中能使人迷失方向的邪神。原词也指对伦性爱的渴望——这念头让Mycroft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几不可见的红色。Sherlock当然通晓这词的全部三个意思。

Mycroft看着弟弟走了出去，寻找尚被蒙在鼓里的John Watson——他的生涯即将天翻地覆。

Sherlock从未如Mycroft一样研习过人性，以便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畅行无阻，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没有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但Sherlock似乎仍认为自己可以归属其中。Mycroft看到过他伤心失望的神色，因为些状似不经意的言语，因为他在意的人并不将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不同和偶尔的不讨喜。Mycroft知道这些能给自己弟弟造成多大伤害。然而Sherlock对人性的了解却多停留在初级阶段，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自己能重新走进John Watson的生活，以为他们可以回到和两年前一样。

Mycroft给已 的管家打了个 电话：“请在 公寓 中准备好两人份的晚餐，”他指示道 “我弟 晚些时候会过去，而且会很饿。”

~

敲门声起 时已近午夜，Mycroft正着 便服 坐在 书房中，阅读。他把文件放在一边，起身去应门。

Sherlock站在门外，嘴唇上破了个 口，流血的 鼻子里塞着纸巾。

“啊，这么说John很好 地爱 了你 复活 的消息。”Mycroft说道，让到一边，Sherlock径直从他身 边走过去，站在门厅 中。Mycroft一只手按住Sherlock的肩 微微 用力到刚好能让Sherlock受伤的后背 疼起来 的程度，引着他 走到餐厅，他的 晚餐 已经摆好了。

“你难道有 什么反应。”Sherlock坐下，埋怨 地说道。

“是。”Mycroft给Sherlock倒上一 杯红酒，在他面 坐下。

Sherlock审视着桌上的 食物，“而且你也知道我一 定会来 这里 吃晚餐 ！”

“是的。”Mycroft也给他 倒了一 杯。

“你本可以警告我会 这样的。”

“我试过。你不听。”

“哦，你 能做的比试一下 多了，只要你想。你知道他会这 么干！”Sherlock指了指自己 伤痕累累 的脸，显然这挫伤了他的 虚荣 心。“你就要 这样。”

Mycroft耸了耸肩。“你得 承认，弟有 意思的是，每一个 你见过的，无论是朋友，仇敌，还是兄弟……”他假笑一 下，“都有种 冲动想揍你那傲慢的小脑袋。这 挺让人安心，让我感觉 像是有了一 帮盟友还是什么的。”他摆了摆手，被这想法逗乐了。

Sherlock受伤地看他一 眼。“你还是一 如既往地讨人厌，Mycroft。”

Mycroft对Sherlock举了举杯子，“祝好胃口（Bon appetit）。”

Mycroft安排的都是Sherlock喜欢的 食物，一边吃，Sherlock一边把今晚的经历 告诉了他。没什么让Mycroft吃惊的。唯一让他惊讶的是，Sherlock显然下定 决心总有一天要把John Watson重新 拉回已 的生活中。Mycroft早已接受 了自己的孤独，但Sherlock一直在 渴望着友谊，即使他从未体会过真正的孤独是什么样子。Mycroft仍然记得Sherlock上 学时在 交友上可悲的 尝试。其他的学生当面 背面都在嘲讽他。Sherlock只是 躲开去黥疗 伤，却仍在 不停地寻找 着友谊。Mycroft知道也 何苦如此。这并非生活所必需；Mycroft没有 朋友也活 到了现在。而且这从没让他感 到过任何伤害。

Mycroft曾刻意让自己经过各种形式的人类性交，以学会如何融入其中，但至今还没有自发地使用过任何一种。不像他弟他喜欢引人注目，与众不同，他当然也没有被人不停崇拜的需求。他的自尊不需要这些来支持，除此之外，他自己对自己的欣赏足够了。

Mycroft在大学时决定尝试所有形式的性行为，这样他可以学到为什么对性的渴望会让人做出相当不理性的事情。这还不算是个非常成功的实验。起初他与一位女性交往，然后发现性行为完全是一种混乱而且并不令人满意的经历。

与几位男性共同进行的实验则更加成功，他猜测这可能也是天性倾向的范围，但Mycroft认为他的生活中没有性也会很不错。他能够明白为什么对于某些人来说，外表的诱惑能胜过内在的吸引力，但这是他的性格。他也尝试过其他形式的性行为方式，只是以防万一：一次乏味的三人行；一次灾难性的角色扮演尝试；甚至还有偶然参与了一次不明智的乱交。没有必要尝试施虐受虐，当然：他已经对那些很熟悉了，和一个其他人都忍不了的“同伴”一起。

Sherlock是个处子，Mycroft很确定。他弟害怕性爱也许是在担心如果他开始冲动的屈服的话他的精神力就会被削弱。或者也许他怕他对被接纳的需要会引发更多他已经熟悉的拒绝。又或者他只是没兴趣而已。

Mycroft考虑过引领弟弟进入性快感世界，但至今他还不能肯定自己这样做是在打开潘多拉之盒。乱伦是个问题：即便是这方面最权威的研究也证明这项禁忌的存在是因为可能产生有缺陷的后代。这问题不会在他们身上出现，但他还是有所疑虑。他意识到这是一条越过之后便无法回头界线。或许，某一天，他会把自己幼弟锁在床上，手中抓着一把柔顺的头发，把他直操进床垫里，但时机尚未成熟。Mycroft夜道Sherlock是否也在等待着那一刻，而这就是这些年一直未尝禁果的原因。也许，到了最后，只有Mycroft能这么做。即使是John Watson，即使他愿意如此，也不行。

晚餐结束后，Mycroft回到房间上床躺下。公寓里还有间客房，如果Sherlock想用的话可以用，但现在Mycroft知道他的John的拒绝，以及Sherlock流血的鼻子已经让他弟弟过度膨胀的自尊心狠狠受了一次打击，他需要来自兄长的安慰。一向如此。

果然Mycroft刚刚关灯，在King-size的床上安稳躺好，门就开了。

Sherlock在床边一声不吭地脱掉衣服，然后钻进了被单，躺在自己哥哥的身边。房间里一片沉默。在这里，总是沉默。他们共享的床是某种中立地带，无论这床在哪里。当Sherlock爬上床躺在Mycroft身边时，这里没有侮辱，没有嘲弄，也没有兄弟相争。在这里，他们和平相处。这张床将永远不会被用来攻击对方，即使是最激烈、最针锋相对的争执时也会遵守他们心照不宣的协定也一直照做。

Sherlock第一次在Mycroft的床上寻求安慰的时候是五岁，正纠结于自己的父母与他的智力并不匹配的现实。Mycroft比他大七岁，早已经看穿并接受这点，但Sherlock还没有。Daddy是一个可敬但毫无特色的律师，对他智力超群的孩子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但Mummy却是冷静坚毅的人，而且特立独行。看看她给孩子们取的名字就知道了，像是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们，即使是荒谬的意愿也一样。

五岁的Sherlock和Mummy争论饭前要不要洗手这个问题（因为幼儿暴露在细菌环境下能够建立更健康的免疫系统，因此他不准备洗手），他没能赢，感到无比失望。Mummy因为他的话，所以让他不许吃晚餐，直接回房睡觉，而他更失落了。

“我说错了吗，哥哥？”他问Mycroft，后者已经在餐桌旁坐定，看着书，双手干净得近乎强迫症。

“你说得对。”Mycroft回答道。

“你看！”Sherlock对妈妈说道，“Mycroft说我是错的，所以你不能不让我吃饭就赶我回房间！”

“哦不，你当然应该直接回房，不能吃晚餐。”Mycroft自得地微笑着。

“但为什么？”Sherlock问道，眼中满是被背叛了的神色，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争辩无法获胜，也不明白为什么Mycroft不站在他这边。

“因为你是个讨人厌的小混蛋，而且很快你就会发现，世界并不是围着你转的，我的傻弟弟。”

Sherlock怒火中烧，径直向他扑了过去，挥拳就打。Mycroft轻松地避开了他，但Mummy还是把Sherlock拎回了房间，让他冷静下来。几小时之后，Sherlock悄悄溜进Mycroft的屋里，爬到他的床上，紧挨着他躺了下来。Mycroft本想嘲弄他一番，但Sherlock瞪着他，蓝色的眼瞳中闪烁着受伤的神色，这让Mycroft顿时没了取笑的心思。毕竟，Mycroft了解那种感觉：生活在满是蠢货的世界中，却还是要听他们的，照他们说的做。这是Mycroft长大成人后追求权利的原因之一：至少他可以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而不是由着一群没脑子的人支配他的行动。Mycroft最终选择不去嘲笑他的幼弟，而是伸开手臂把他揽在怀里，吻着他打卷的头发，紧紧地抱住了他。

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今。那张床是Sherlock在笨拙地尝试接触其他事物时，唯一能获得平静和暂时休整的地方。在这里，他能提醒自己，他并不是真的孤身一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感觉有多像这样。但在Mycroft五岁的时候，他没有这样一个兄长可以给他如此的安慰，他被迫独自寻找和学会行走于世的方法，这完全不公平。

Mycroft仰面躺着，过了几分钟，Sherlock就在被单下悄悄蹭了过来，把脑袋靠在Mycroft的胸口上。Mycroft抬手轻轻拍抚Sherlock的背，不得不承认，和小时候一样怀抱着他弟弟，再一次与一个活生生呼吸着的人类有所接触的感觉很好。整个世界中只有他是同类——有时他别无选择，只能从彼此那里寻找安慰。

清晨，当Mycroft醒来的时候，Sherlock已经走了——毫无疑问是去和他称之为“朋友”的同伴们重聚了。第二天就搬回了贝克街221B，Mycroft心稍安然而，在Sherlock离开两年中，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弟弟闹起脾气来能让人多么心力交瘁。

~

Mycroft不喜欢出风头，他爱 静静地 过权力的回廊，如同魅影，人们 与他擦肩而 过，全然不 能在 掌控 着 这个 国家 这 让他 感到欣悦。政客和首相们来了又去，但无人有 Mycroft一般的智慧，最终 他们 都会服从 他的 意志。有 他在 想 他是否 知道已 有多 容易被操纵。他 将自 己 视为个 仁慈的独裁者，心智 上的 优越使他能够 将每一块 部件 放在适当位置，以达到最大效能；他能够 放眼于长远目标而非 计较短期收益。他 认为自己的 工作 做得非常好。

Sherlock 重新 在 贝克街 安顿下来之后，Mycroft曾 去看过他 一次。Sherlock把他们 很久以前——童年时——玩过的 那套 手术操作盒 拿了出来。这 游戏 主要 考验的是 躯体灵活度，他们 两人都 无法 凭借 智力 取胜，也是 因此 这 成为他们 能够 明对暗 的 安全地带。

他们小的 时候总是 吵闹，把他们 可怜的母亲 快要逼疯 了。Mummy来自 贵族 家庭，于 她 们得 以往 在 一座 巨大的 老宅 中，至少 这 让他 有点 机会 能避开 对方，倒 到了最后，他们 总是 会 回到对方 身边。只要 他们 还想 适当活动一下 脑子，他们 就 别无选择，只能 找到彼此。

Mummy尽了 最大努力 对待他们。她 没办法 把Mycroft送进 学校，因为 他 五岁的 时候 已经比 大多数 老师 知道得 多了。所以 她请了 家庭教师 教他 各个专 业 领域的 知识。她也 想对 Sherlock这样 做，但他 太早熟 也太会 惹人生气，没有 个 家庭教师 待得长，所以 最后 只得 由Mycroft负责 他弟 的学习。他 是 唯一 一个 能跟得上 Sherlock对 知识的 渴求的人，一向 如此。这 意味着 他 一直 孤立于 其他孩子 之外，但既然 Sherlock绝 不 可能 和他 同龄的 孩子 玩到一起 去，而且 Mycroft也 瞧不起 他们，所以 这 大概 对所有人 都好。

Sherlock还是 没能 同John和好，但 他的 回归 似乎 使Hudson太 欣喜若狂。Mycroft难 以理 解 Sherlock怎么 会 受得 被 善 心地 和迟钝 思维 包围，像 Hudson太，John Watson，Greg Lestrade，还有 那个 奇怪 的小家伙。矢志 不渝 毫不 计较地 爱着 Sherlock的 Molly Hooper。难道 是 他的 善 弥补 了 头脑 的缺陷 吗？Mycroft想到。这就是 吸引 他的 地方 吗？显然 Sherlock对 的 品性 有很 好的判断——对于 个 几乎 不 了解 人性 的人 来说 相当 不 起。Sherlock的 追随者 们都 怀有 一颗 虔诚 而包容 的心，但他们 没有 一个 能 为Sherlock这样 的人 提供 哪怕 一点 智力 方面 有趣 的挑战——Mycroft可以 肯定。他 依旧 在 的 生活 中 不曾 动摇 的地位：无论 Sherlock对 那些 生物 怀有 怎样 的感 情，他 一 直都是 他弟 所 必需的。

Mycroft恐 怕 Sherlock会 因为 重新开 始 像 生活 玩得 太过，不 够 关注 手头的 案子——迫 在眉睫 的恐怖 袭击。毕竟 这 才是 Mycroft带 他回家 的原因。

“都很 意思 Sherlock，但 恐怖袭击 预警 已 攀升 至 危急 状态。”Mycroft描 述 道

“无聊。该 你了。”

“我们有 可靠 情报 显示——袭击 就在 眼前，”Mycroft坚决 地 说道。Sherlock在 这件事 上 紧 不慢 的态度 真 令人 恼火：Mycroft希望 他弟 能 学会 专注 在 事上，以及 停止 狂 性。“一位 特工 为 传递 信息 而 牺牲 了，”他 对他弟 尖锐 地 说道，试图 让他 明白 情况 之 危急。

“嗯哼，也许 他本 不必 死 的他 显然 只是 在 逞英雄。”Sherlock毫 不 在意 地 说道。

Mycroft的右手险些就挥了上去。他克制住那阵冲动，然而还是没有完全抑制住自己的怒火，没能把那玩具脏精确放在他面前板子上的孔洞中。红灯亮起，这蠢游戏鸣叫起来。

Sherlock很开心。“没法应付心碎，真说明问题。”他嘲讽道。

“别自作聪明。”

“跟以前一样，”Sherlock尖着嗓子嘲弄地模仿Mycroft小时候的样子，“别自作聪明，Sherlock，我聪明。”

“我的确更聪明，”Mycroft提醒他道。

“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傻瓜。”

“我们两个都认为你是个傻瓜，Sherlock。我们没有的参照，直到认识了其他孩子。”

“哦是的那个错误。”

“糟透了，他们都在想些什么啊？”Mycroft仍会因为那段记忆不寒而栗；意识到其他孩子可能比他弟还蠢让他着实受了一番惊吓。

“很可能是交友之类的吧，”Sherlock若有所思地说道。他看起来洋洋自得，因为他在做一件Mycroft从没做过的事情，寻找友谊。对Mycroft来说，这仍是一片神秘的领域，但Sherlock似乎已经解开了其中之谜。

“哦，是啊。交友。当然，你在这件事情很着迷。”Mycroft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尽可能地讽刺，因为他并没看出来这是什么伟大成就。即使Sherlock做成了他，也不能让Sherlock觉得自己占了先。

“你就没有过吗？从来没有？”

“如果连你我都嫌迟钝，Sherlock，想想普通人该是什么样？我简直活在金鱼的世界里。”

“没错，但我走了两年，所以……哦，该怎么说我以为你没准也会给自己找个……金鱼？”

Mycroft感到一阵不舒服：Sherlock一向知道怎么戳他痛处，也很会利用优势。Sherlock确实也一直一直是Mycroft最大的弱点。在Sherlock离开两年中，他经受了怎样的孤独，Sherlock难道不明白？他知道自己在Mycroft心中的位置吗？

Mycroft站起来。“换个话题——立刻，”他沉声说道。

Sherlock当然会就此放手他可是Sherlock。他一向喜欢戳探——伤害Mycroft的感情让他高兴，正如在身体上伤害他能愉悦Mycroft一样。Mycroft的孤独，他的生命中除自己的弟外再无其他有所关联的事，又一次故意被提起，最后Mycroft终于爆发了。

“我可不孤单，Sherlock！”

而这一反应当然，正是那讨厌的弟想要的。“你怎么知道？”Sherlock说道，如同一柄冰冷的利剑准确地插入Mycroft的胳膊之间。

“是的该回去工作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Mycroft对他说道，拒绝继续这谈话。Sherlock知道已经被刺伤了——Mycroft绝不想留着那柄剑继续插在他身上，让Sherlock开心。

Mycroft走出贝克街221B，这谈话让他感到心绪不宁，弟弟也让他生气，但Sherlock会这么做也不算意外。他依旧关心着针对他的恐怖袭击，但他相信Sherlock会解决这个谜团的。Holmes兄弟间复杂与缺陷的感情无关。

~

接下来的几天，Mycroft一如既往地运作着国家，平息了非洲的一场小型战争，进行了一项秘密交易以援救在索马里被挟持的几位英国公民。他会等待三个月，等到所有的争论平息下去，不再有关关注此事后，再处死那些劫持者。他也花了些时间打发掉一些企图打探在塞维里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知道这需要他另行关注。

Mycroft在恰当的时机把他弟神奇复活的消息放了出去。他在厌烦了妈妈问他什么时候能再开始对她的朋友们炫耀Sherlock；这两年里她一直为这事纠缠他。现在她大喜过望，立刻打电话来说他们要到伦敦小住两天庆祝一下，然后他有些轻率地，答应带她和爸爸去看《世界》。没关系，他会努力说服Sherlock那天接手负责——他弟欠他的，过去两年他都没有尽过照顾父母的责任。

从妈妈的一面看Sherlock阻止了恐怖袭击，如同Mycroft预期的一样；但坏的是，Mycroft不得不陪着刚到伦敦的爸妈忍受一整场的《世界》表演。他试图中场休息时劝诱Sherlock来接替他的位置，但那小混蛋断然拒绝了。Mycroft猜想他是为了报复塞维里亚的事，但他们谁都没提这事。一直、而且之后也会在中间萦绕不去，直到Mycroft为Sherlock把它解决掉为止。深思熟虑之后他已经有个计划；只等时机成熟便可执行。

Mummy情绪高涨，她心爱的儿子回来了。散场之后Mycroft带着他们出来吃晚餐，她还止不住地谈到贝克街做客时事情，Mycroft着实在理解听上去Sherlock几乎没跟她袒露地说过一个字，而且他们总共也只待了十五分钟。再看看Mycroft，他可是一向尽全力做个讨喜的好儿子，带着爸妈去最好的餐馆，在日程表空出时间每周和他们打电话聊天。

在他生命的前七年，Mummy是Mycroft一个人的。即使她的智慧有足他还是很爱她。然后Sherlock出现了——漂亮，迷人，耀眼。即使在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也一样，一

头深 色 卷发令人惊艳。Mycroft恨了他 许多 年，将他视为自己 不可能 击败的死敌。无论 Mycroft有多聪明，妈妈 也总是爱 Sherlock。对于 Mycroft来说一 直申明已 “更聪明”是 关乎存亡的问题——Sherlock总是更 闪耀的那个，Mycroft不得不 为自己 拓出另一片天地，否则他就将永远 活在幼弟无边魅力的阴影之下。然而 Sherlock却是 世上他 唯一可以真正交流和接触 的人。这是 专属Mycroft的苦难。Sherlock是他的 死敌，也是他 最亲近的知己；而Mycroft恨他并 且同样激烈地爱他 永远都是。

终于，生活重归平静，Mycroft想到，是时候奖励 一下他的 小弟拯救他免于恐 怖袭击的工作了他知 道Sherlock有 意识到 这些年来Mycroft一直 用“胡萝卜 加大棒”的方法来控制和约束他。如果今后还 有要说服Sherlock帮忙 的时候，Mycroft需要确保他会 继续合作。

他给Sherlock传了一 条信息——手写的 刻意有 选择 短信、邮件等现代社会的 产物。Mycroft相信有些事 值得遵循老式传统 这 就是其中之一。

Mycroft Holmes 望*Sherlock Holmes* 于十一月十一晚八 时游玩。

他希望这日期能合Sherlock的心意——阵亡将士纪 念日，与他最近在盖伊福 克斯之夜的经历略作呼应。事 实这 并非一个 邀请 而是命令，但Sherlock会明白的。Mycroft随函将一 只袖扣 附上 仅作提醒。

他们小时候曾经有一 次闹得别 凶，之 后，妈妈 给他们 两人分别予对 袖扣。纯白金打造，Mycroft的是交缠在一 起的写 字母S和M，而Sherlock的则刻着M和S。

“这是 提醒 你们要把对方放在第一 位。”他们的 母亲严肃地说道。

“我才不 会 戴，”Sherlock立即顶嘴道，把他那对 袖扣直接 扔进了抽屉，“看起来 Marks and Spencer（玛 克 斯 斯 宾 瑟）的纪念品似的。”

Mycroft想象着 中产阶级 会去那儿买内裤的普通商店 的纪念品被Sherlock戴在身上的 样子，不由得笑了出来。Sherlock果真说到做到；Mycroft一次都 没见过他戴那对 袖扣。

Mycroft则因为不 同的原因而 感到好笑，因为他的 首 字母组合之后的意味，他看 见 Sherlock的目光一 闪知 道他弟也 想到了。S和M。S&M。真是 有趣——尤其是 考虑到在他的 青少年时代父亲的 转变。

Mycroft知道 袖扣 的邀约不 会被回绝 那 从未被回绝。Sherlock喜欢的 奖赏，即便有，在某些愚钝之的 眼中更 像一种惩罚。

Mycroft没有安 排一 日的晚餐。他道 届时Sherlock会过于兴奋，满心期 待。取而代之，他安排了第 二天的一 顿丰 盛的早餐。到时候，他弟会 变得顺从、美好、可爱 如同每一个 奖赏之后的早晨一样。

虽然这种状态从不长久。

~

晚上八点半，Sherlock准时出现在了门前，穿着他从慕尼黑回来时Mycroft买给他那件白衬衫。看来他对今晚同样有所期待。Sherlock脱掉大衣，解下围巾，把它们统统扔给了Mycroft，但他脑袋上那顶礼帽——基本上就是想惹恼哥哥，Mycroft想到——却还稳稳地呆在上头，看上去颇为滑稽。

“我想你请我过来是为了感谢我拯救了你珍贵的国会大厦，”Sherlock满不在乎地说道，“我是说，要是没了那权力的回廊巡行检阅，我可怜的哥哥该怎么办啊，嗯？”他露出一个假笑。Mycroft只是包容地对他微笑了一下，把他大衣和围巾挂在身旁的衣橱中。

“我想你会得到一句‘谢谢’的，你直到最后一刻才终于动起脑子阻止了爆炸。”Mycroft说道，声音中透着一抹嘲讽。

“那你要是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干吗不自己解决？”Sherlock挑衅地说道。

“我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务需要参与，并且我知道这一情况以你的低级技巧足以应对。”

“低级？”Sherlock扬起一边眉毛。

“我很清楚我的智力在之上，所以不必假装谦虚。”Mycroft微笑说道。但他同样深知却不宜于口的是，自己永远也及不上Sherlock闪耀的魅力。“毕竟我掌控着个国家，而你只是有名的‘帽子侦探’，这其中肯定有原因的。”

Sherlock抓下帽子朝Mycroft扔了过去，Mycroft抬手接住，把它也摆在了衣橱中。

“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Mycroft问道。然而一时没有回音。Mycroft注视着弟弟，不知道是否有一天Sherlock会对他不。

“哦，我这低级的头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啊，”Sherlock识相地说道，但他的眼睛似乎更亮了些。Mycroft可不是John Watson；他弟弟从来骗不过他。伸出一只手，等待着，Sherlock翻了个白眼，从口袋里掏出那只袖扔进Mycroft的手中。

“这玩意真丑，”他嘟哝道，看着Mycroft把它在自己空着的那边袖口上扣好，另一只早已戴好了。“S和M。我真不知道Mummy当时是怎么想的。”

“那时她不知道。”Mycroft宽容地笑笑。

“我希望她现在也不知道。”Sherlock夸张地打了个寒颤。

“她当然知道。”

“她不会理解的。”

“没人理解。”

“他们怎么可能理解我们呢？”Sherlock低声说道，略带伤感。

“的确，”Mycroft赞同道。

他带领 Sherlock走向那间已经锁了两年的房间。Mycroft几天前重新打开了它，确保里面进行了彻底清洁，每一件东西都精确地摆在他想要的位置上。房间四壁、天花板和地板都由木板紧密铺成，壁炉里的火焰温暖地燃烧着。光线有些昏暗，但不算太暗：Mycroft想要能够看见——毕竟这正是他的目的。

“塞尔维亚的那件事，你说得当然。”Mycroft说道。

“我知道。”Sherlock耸了耸肩。

“我确实喜欢观看，非常。”Mycroft微笑道。

“哈！”Sherlock像是赢了什么似的，因为Mycroft承认了这件事，其实这根本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看我弟弟。”Mycroft靠近前去，贴在Sherlock的耳边说道，“你似乎也很享受。事实上，时至今日，我可以说，你允许那一过程尽可能地延长，是因为你非常喜欢那样。”

Sherlock僵住了好一会儿，然后深深叹了口气。“我自己也没想到，”他终于坦诚道，“一切完全不在计划之内，相当暴力。我没意识到那会让我如此兴奋。我想是因为你在那里看着，才让它变得这么有趣。”

“我绝不会让我的塞维亚朋友真的伤到你——这是你知道的。”Mycroft说道，因为他明白这才是导致对此感到不适的根源。“如果当时可能发生这种事，我会干涉。”

Sherlock凝视着他，然后点头。“是的，我知道我只是……一瞬间有点恍惚。我一直以为即使你喜欢伤害我，你也会只是站在一边，让其他这么做。”

“过去，我从未考虑过这种事情，所以我有些惊讶。”Mycroft微笑了一下，“我意识到如果重复那种体验，或许可以为我一直以来的游戏增添一些光彩。”

“重复那种体验？”Sherlock疑惑道，声音近乎沙哑的耳语。Mycroft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兴奋的战栗穿过了他的身体。

“是的——稍微改动。我不喜欢让那个丑恶的蠢货打你，以及我更欣赏皮质手套而非铁质。但是，观赏的部分的确非常有趣。”

“你是个虐待狂，窥癖。”Sherlock指责道。

“而你我亲爱的弟弟是个虐待狂和裸露癖。”Mycroft咧嘴一笑，Sherlock也对他报以一笑，两人都被这别开生面的事实取悦了。

Sherlock环视屋内。Mycroft改换了下曾经的布局，在房间正中立了两根鞭笞柱，面锁着铁链，让Sherlock可以像在塞尔维的时候一样吊在上面。Mycroft想为他们两人尽可能复原当时的经历。但是，像这样的气氛更加斯文——Mycroft在柱子前面摆了一张红天鹅绒的扶手椅，比塞尔维的那张硬板凳要舒服得多。

“屋内最好的视角，”Sherlock说道，手指拂过椅背。

“当然。”Mycroft微微颌首，“至少我们有个该舒服些那人，显然会是我。”他满意地微笑道，Sherlock讽刺地模仿着他。

在根柱子旁边的架子上摆着许多工具——藤杖，九尾鞭，木桨和鞭子——Sherlock走过去检视它们，专注地盯着每一个器具，似乎很喜欢这样。Mycroft一向许他看但不许碰——这是规矩。

“那个塞尔维暴徒让你留着裤子，真遗憾，我坚决要求你今晚脱掉它。”Mycroft声音柔滑地说道，“你要全身裸体和以前一样。”

“当然。”Sherlock快速而高效地脱掉了他的衣服，在壁炉前笔直站好。他前受的伤已经完全愈合，白皙的皮肤光滑如新。他看起来很开心。他的John回来了，还有Hudson太太，Lestrade；他也重新回到了心爱的贝克街221B。他重拾那可笑的侦探咨询业务，得回了自己的名声，以及他快乐的像狗一样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哥哥重修旧好，虽然他之间的关系或许是黑暗、扭曲而复杂的。

Mycroft细细打量着他，视线一寸寸地在Sherlock赤裸的身体上移过，像一只秃鹰一样围绕着Sherlock盘旋，享用着眼前的美景，感到自己逐渐放松下来。Sherlock也同样逐渐放松，像一个寻求关注的小荡妇一样享受着被注视的感觉。他向后扬起头，挺了挺肩膀，展露他包裹在苍白皮肤下的肌肉。

“如此的自傲，”Mycroft低声说道。

“我所有的缺点里你最爱这个，”Sherlock挑逗般地说道，Mycroft忍不住笑起来。

Mycroft伸出一根手指从他弟弟毫无瑕疵的背上慢慢滑落。“我要给这片皮肤打上标记。现在我知道你承受得住，今晚我会做得比往常更进一步。”他承诺道，“这会非常疼。”Sherlock的肌肉在他手下绷紧，Mycroft安抚着他的肩膀提醒他，无论这疼痛有多难受，Mycroft都会在他身边。Sherlock在抚摸之下再一次放松下来，Mycroft知道他们的心理状态都已经调整好，是时候开始了。

“手臂，”他指示道。Sherlock举起胳膊，让Mycroft把它们分别拷好，调整连接手铐和柱子之间的铁链，确保Sherlock在合适的位置。

“你的头发真可惜。我喜欢它们长些。”Mycroft惋惜地说道，“我恐怕，为这一决定你会付出一定代价，弟弟。”

“那就来吧。尽管使出你的招数。”Sherlock挑衅地说着，朝他咧嘴一笑。

“哦，我的不必心急。话说回来，现在的长度也很适合的。”Mycroft一只手握住Sherlock的黑色卷发，扯着他的头向后仰去，以示证明。Sherlock的视线直望进他的眼中，带着一抹美味的反抗，以及预料之中的快感。

Mycroft放开Sherlock的头发，走到一边，“在之前我设计了一个特别项目，算是给你热身。”他说道。Sherlock似乎很奇，但在Mycroft按下音响按钮的一瞬间那份好奇就立刻变成了厌恶。《世界的序曲》在房间中回响起来。

“这是折磨，Sherlock。下一次我让你为我的父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照做。明白吗？”他正色说道。Sherlock倔强地瞪着他。“我可以让你听特别剪辑版，或者逼你忍受九十七分钟的完整版。这取决于你。”Mycroft体贴地说道。

“你真是一个卑鄙小人，Mycroft。”Sherlock说道。

“我所言——这取决于你。”Mycroft的手停在音响边等待着。

Sherlock被绑住，无法脱身，Mycroft看得出他正在两下权衡。然而，Mycroft在这场游戏中早已胜券在握，Sherlock挫败地垂下头。“好吧，Mycroft。”他泄气地说道。

“还有，你要每周给Mummy打一次电话，好好跟她讲话，至少十分钟。”Mycroft说道。

Sherlock又抬起了头，眼中燃起反抗的火焰，于是Mycroft调高了音量。Sherlock又一次被打败了，可怜地垂着头，说道：“是，Mycroft。”

“好孩子。”Mycroft喜欢自己拿捏住Sherlock的弱点的时候，他摸了摸Sherlock的头发，然后走出了房间。

他把Sherlock留在音乐中半个小时，让他充分意识到证明母亲开的重要性，这样她就能少来烦Mycroft了。

他们的游戏是从一个无聊的阴雨天的午后开始的。十三岁的Sherlock想要模拟一段他最喜欢的小说——《Stalky and Co》——中的鞭笞情节。Mycroft欣然同意，但那个简单的实验变成了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更令人愉悦的事物。Mycroft发现他喜欢对Sherlock施加身体上的疼痛，而Sherlock，显然，非常乐于承受。经日久之，这游戏变得越来越复杂、精致和天马行空，但其本质依旧不变。Mycroft知道他能够将他的复杂中的一面进行彻底分析，但他选择不进行分析。他知道Sherlock是否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当Mycroft回到房间的时候，Sherlock还挂在两条椅子中间，眼睛紧紧地闭着，额头上皱起一道深的皱纹。显然，这音乐让他没办法逃到他的“思维宫殿”中躲避，使得这晚上对他来谈更加难熬。

Mycroft关掉音乐，Sherlock抬眼看向他，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混合着激动及一丝惊疑。Mycroft对他笑笑，在那张宽大的红色扶手椅中坐下。Sherlock是对的——这的确是最好的观看位置。Mycroft按响了手边桌子上的一个小铃，几秒钟之后，一个男人走进了房间，穿着一身黑衣，带着面具。Sherlock缓缓抬起头，微微左右摇晃——像是好奇，想从这的身上搜索出有他的一切信息。

“你知道他是谁，所以不必费心进行任何推理。”Mycroft警告Sherlock道，“我已经移除了他身上的所有痕迹。今晚你不是过来显示自己的聪慧或是推理某人生平的，你是过来挨打的，别无其他。”

Mycroft推测Sherlock在关注身体上的痛苦时，内心能够获得某种特别的解脱。或许这是Sherlock日复一日紧绷的神经唯一能放松的时刻。不像Mycroft，他从没学过如何训练、约束自己的思维。他更喜欢率性而为，直到他卓越的头脑全速运转为止，这能给他带来创造性的灵光一闪，也让他不断渴求着精神上的刺激。没了刺激，他就会无聊郁闷到崩溃，甚至起不来床。每当这时候，一次彻底的抽打总能让他重新精神起来。

通常情况下，这间屋子里只会他们两个人，这让Sherlock的精神能得到必需的休息。对于Mycroft在他们的游戏中引入的新元素，他已经采取措施确保Sherlock仍能够从这一过程中得到他所需要的：Mycroft亲自挑选了那人，和他所用的工具，并且对他详细说明了他要做什么，包括最微小的细节，精确到每一分钟。

Sherlock，显然还是克制不住想去推理关于那的一切，要是这样做他就不是Sherlock了。Mycroft打了个响指。

“够了，你如果执意此，今晚就没必要再继续我为你准备的这了——会有新计划等着你的。”

Sherlock收回视线，转而盯着Mycroft。

“那人只是听命行事，下手折磨他人，还是我亲弟弟——他只是我的工具而已，”Mycroft柔声说道，“我一向善于支使别人，”他微有些自得地加了一句。“首先是鞭子，既然我们在塞维耶的时候都那么喜欢这个，我希望这会很疼。能让你带着鞭痕过上好几天，我保证。”

Sherlock全身一抖，然后夸张地扯了扯手铐，景象颇为迷人。Mycroft微笑着靠椅上，伸手从桌上拿起一杯威士忌。在这里，确实更斯文了，不必劳动自己的右臂，也能够欣赏Sherlock的表演，由着他炫耀。Sherlock拱起背部，像是知道哥哥正在想什么一样。

戴面具的男人站在他身后，举起了鞭子，鞭梢撕破空气发出一声锐响。第一鞭让Sherlock倒抽了口气，猛地仰起头，露出他漂亮的喉结。他看上去美丽非凡，是那么不寻常的造物，在折磨下展露出他最完美的面庞。Mycroft微笑着吸了一口威士忌。

知道自己有个观众似乎让 Sherlock 更有动力了他 作势抵抗，手臂上的肌肉 漂亮地绷紧 在束缚中挣扎 着第二鞭在他的 肩头留下一道痕 让他像被 钓上来的鱼一样在锁链 中几乎跳了起来 。Mycroft 开心地 哼了一 声，Sherlock 的视线对他的 仍然带着挑衅的神色。

Mycroft 知道 Sherlock 有多喜欢自取其辱。他喜欢这 种无助的状态，喜欢 鞭疼 痛地爱抚他的感觉他喜欢 肾上腺素，喜欢 纯粹的生理反应，喜欢 体会现在 存在于 身体 内的感觉。总而言之，他喜欢 Mycroft 这样对他 毫不留情地 给他带来痛苦。他 打卷的头 发甩动，像一匹情绪高涨 的赛马，有时 Mycroft 脑海中他 就是这样。

壁炉 中的火光在 Sherlock 白皙 的 躯体上舔舐 着 火焰和阴影，描绘着他身上 去美妙绝伦，受苦的样子 如此 漂亮。他为 Mycroft 奉上一 台好戏，沉溺于自己 喜欢 暴露的天性中，即使在疼痛中迷失，他知 道已 这看起来 有多迷人。只有自傲自赏到 无边的程度的人 才能 做到这样。

“请再重些，他 几乎 都没出汗。”Mycroft 对戴面具的男人吩咐 道。Sherlock 扬起一边毛 毛，Mycroft 微笑着 继续说，“他还能受得更 重的。如果你能让他叫出来，我会 付你双倍价钱。”Mycroft 说道，知道这不可 能的。或许 有一天，他能从他的 嘴里榨出一声尖叫，但他肯定 Sherlock 尚且不愿让他获得这 样的满足。

戴面具的人 使足了 力气，鞭子雨点般落在 Sherlock 赤裸的背上。现在，Sherlock 的头被 汗水打湿了。深刻的鞭痕，一如 Mycroft 承诺的那 样。他的 呼吸更加急促，胸口 在刺耳的喘息声中起伏 着。Mycroft 知道弟弟 承受的极限，如果他 觉得那人 太过分了，他会 出手阻止的。但现在 为止，他 只需要靠在椅子上，欣赏。

一直以来，Sherlock 都想控制他们的 游戏，试图迫使 Mycroft 随着他的 心意来玩。但 Mycroft 当然会 放弃控 制，他 强硬地让 Sherlock 接受 了在游戏中他 才是主导的事实。他 来决定何时，何地，多久，多重。他 制定规矩，例如不让 Sherlock 碰那些工具，以及各 种其它类似仪式般的做法，例如袖扣的暗示，来强化这事实。Sherlock 必须等 他的 召唤，在这间屋子里在 游戏 过程中他得 擅自说话 或发 号施令。

有的时候，Mycroft 叫 Sherlock 到这里 来，是因为他弟弟 因为没有案子无聊而搞出了什么 乱子。有时，Mycroft 带他过来，是为了 把他从抑郁中唤醒。其余的时 候，Mycroft 以此作为奖励，把他任性的弟弟 带回正轨。这 起作用了：Sherlock 有效解决了数起常年威胁 Mycroft 的王国安全的案子有了 正确的引导，他弟弟 能做到一切 Mycroft 想让他做的事情。

另外还有几次，他们 从未说起过，Mycroft 召唤 Sherlock 过来，是 出于 Mycroft 自己的需求。那些时候通常 真的很吓 怕，但 Sherlock 仍然一 声不吭地承受了下来。或许那甚至能让他比 平常更兴奋 也稳定 。

两年的紧张藉由今晚缓缓 散去。鞭子 换成了木桨的拍击声，然后是令人剧痛的藤条，之后 轮到了九尾鞭轻柔的爱 抚。

过了好一会儿，直到Sherlock的全身开始轻微痉挛，汗水把他头发都浸成了墨黑色，Mycroft才示意那个戴面具的人离开然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俯视着他，喘息着疼痛着的弟弟。

“你做得很好，亲爱的。”他温柔地说道，在Sherlock汗湿的前额上轻轻印下一吻。Sherlock被挂在锁链上，几乎站立不住。

“我玩得太过火了，”Sherlock嗓音沙哑地说道，“拖得太久了你，说对不起——我没有集中精力。我错失了很多能让我早点找到炸弹的线索。”

“是的，但你最后还是做成了，下次你不会再犯错。”Mycroft说道。

“会，下次我会彻底做好。”Sherlock抬头靠Mycroft的肩膀，呼吸粗重。

Mycroft抬手抚摸着Sherlock潮湿的头发。“你爱的样子真的很美，”他说道，“我喜欢看。”

“我们以后能再这样做吗？”Sherlock问道，“有另一个人我是说不需要每次。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可以，当然。”

“但我喜欢看你看我。”Sherlock继续说道，“恨和爱我都能感受到，两种都有，都是最纯粹的感情。”

“我知道。”Mycroft眨了眨眼睛，感到眼眶微湿，不知为何，他抹去眼角正在成形的一滴眼泪。

Sherlock感觉到他的动作，是抬头看去，皱起了眉。“我知道很孤独，”他说道，“在我不在的时候。你想我。”

“是的，我感到孤独。”Mycroft终于坦诚道，“但还不至于说想你了。你实在太令人生气。”

“你想我了。”Sherlock自信满满地说道。

“或许有那么一点。”Mycroft温柔地双手捧住Sherlock的头，用拇指擦去弟弟脸上沾着的泪水。他直视着Sherlock的眼睛，爱怜地看着他，然后在他的唇上轻轻一吻。“你看你，是唯一理解我的人，亲爱的弟弟。”他说道，向后退开，“我不会那样留些‘宠物’在身边。这是我的性格。对我而言，只有你，或者一无所有。”

他解开Sherlock的手铐，在他倒下来的时候接住了他，带他来到床边让他趴在床上，打开了旁边准备好的那只黑色皮箱。他小心地清理Sherlock的伤口，擦上药，确保每一处伤口都处理好了，才在他身边躺下去。这张床，和他们共享的每一张床一样，也是中立区。在这里他们会分析、互相嘲弄或是争执。他们，就只是他们。

Mycroft仍然整齐地穿着衣服，他伸手环住一丝不挂的Sherlock，让他靠在自己的胸口。他们会在这里过夜，然后一起安静度过明天。几天之后，这些温存会随着内啡肽一起消散，日常的冲突争斗，毫无疑问会重新开始。但今晚，他们都拥有最好的彼此。

Mycroft的指尖擦过在袖扣上纠缠的S和M，想起他们的母亲为什么会给他俩。他当然会把他的弟弟放在自己之前，过去如此，将来依旧。

这不正是做哥哥的分内之事吗？

The End